

巴西與加拿大神學家訪華



陳麗珊

去年十月三日至廿九日，我有幸參加了巴西與加拿大天主教代表的訪華之旅。這個旅行團的成員，包括三位來自巴西的教友、一位聖奧斯定會修女、十一位司鐸，其中六位司鐸是來自加拿大，還有劉嘉珊修女和我本人。我們一行十七人，在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副主席劉柏年先生的陪同下，訪問了八個城市。劉柏年先生是這次旅程的組織人。巴西著名解放神學家波夫也是團員之一，當他向北京宗教事務局的官員解釋是次訪華的目的時，他說：「我們來此不僅是為拜訪各地聖堂，也是為了解中國社會，看看教會對中國社會有何貢獻。」

波夫兄弟兩人及Frei Betto的臨在，使到整個訪華團的聲譽提高，並加強了它對教會、社會、和政府宗教政策方面各項事宜的討論。波夫本人原為方濟會會士，一向以解放神學的著作見稱，其弟則屬瑪利亞之僕團體，亦是解放神學家。Frei Betto是道明會會士，專門研究馬克思與基督徒的關係。

由於大家對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和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的運作已耳熟能詳，在此不再贅述，本文希望就《鼎》讀者的興趣提出幾點來討論，力求客觀，同時亦承認自己見識的限度。訪華行程一共二十天，由於時間短促，我在此所敘述的中國教會與當地社會的關係，難免不流於表面。

（一）中國天主教與教宗

在我們的討論中，有關中國教會與教宗之間的關係這個問題，屢次出現。一位愛國會的成員很簡潔地解釋：

「獨立自主是指教會內信徒的情操與中國的習俗和傳統能夠互相協調；換言之，這個教會很適合民情。至論教宗的問題，我們的信仰與其他各地的天主教徒，並無差異。我們尊敬和愛戴教宗，沒有背叛他之意。我們的困難只限於政治層面。梵蒂岡尚與台灣保持外交關係。在此進退維谷的政治困難上，我們選擇了不與教宗接觸的立場，目前我們這樣做是為了教會的好處。」

我們聽聞許多青年知識份子寧願加入基督教，而不願加入天主教，原因是梵蒂岡不承認中國政府。一位愛國會教友表示：「如果我們不接受教宗，我們便不是天主教徒。」有一位修女告訴我，她和她的初學修女每天都為教宗祈禱。我們覺得，中國教會與教宗之間的關係，的確有所進展，由斷絕可見的交往轉為公開承認教宗的精神領導地位。中國教會的信徒均願與普世教會共融合一，並未企圖切斷與教宗的聯繫。

（二）優先選擇

過去四年，中國政府曾致力於重開聖堂，交還教會產業，並為聖堂、神職人員和會士提供穩定的經濟收入。語言學校、宿舍、以及診所都紛紛重開，為人民提供服務。目

前，中國教會最關注的兩件事，就是培育年老主教及神父的接班人和進行牧民工作。中國一共約有七百位修生，要培育他們成為神父需要頗長的時間。由於司鐸缺乏，訓練教友負起傳揚福音的任務，勢所必然。希望非基督徒見到基督徒的生活榜樣後，願意加入教會。人手缺乏的情況嚴重，尤其在修士修女的陶成工作方面。

（三）中國天主教愛國會

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似乎也經驗到一些改變。在旅程接近尾聲時，其中一位愛國會人士說：「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有它自己的歷史。我們承認，在早期，它犯過某些錯誤，亦傷害了不少人。但現在你們能夠從我們的行動中辨別出我們是誰。」

（四）社會生活一瞥

我們對中國社會及人民的日常生活，只驟眼一瞥。各城市的街道，食物店、和商店等，皆擠滿了人，尤其是青年，顯出頗有生氣。

我們曾探訪三個天主教的村落，認識到人民公社的生活是什麼。這三條鄉村分別是在太原和無錫，前者的鄉民大部份是礦工，後者則以捕魚為生。由上海到無錫，只需三個小時的火車。在這些村中的家庭大部份都是成員簡單，只有一個孩子與雙親同住；亦有些家庭是與祖父母一同生活。房子多是兩層，用磚建成。樓下是客廳與用膳的地方，在客廳當中懸掛了一幅頗大的耶穌聖心像。樓上是睡房。每家每戶都擁有一、兩部腳踏車，還有電視、冰箱、以及縫紉機。鄉村中的孩子都去上學，他們的父母當中，也有些受過高中教育。有些家人到工廠中去工作，以賺取一些外快。所有的漁船及魚塘、米田、和運輸工具屬於公社。為此，一切生產和投

資都是集體方式的，每年年底公社所得的利潤，則按鄉民的工作所得來分配，無分男女，一律平等。這些鄉村被認為是模範村莊，他們恪守法律，沒有犯罪紀錄。他們的生活水平較一般鄉村高些，因村中的天主教徒不會把錢花在嗜酒和賭博上。

（五）宗教自由：

我們所拜訪的政府人員都肯定，他們要緊隨馬克思無神主義。無論如何，目前政府的政策仍尊重宗教。政府官員亦承認，在文革期間，曾對宗教有誤解，產生迫害宗教的事件。現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攜手合作，共同改良社會，使宗教信仰不致被認為是社會發展的絆腳石。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正向前邁進，所有公民，無論有宗教信仰與否，都必須積極參與國家的四個現代化。

（六）教會對建設社會的貢獻

在天主教徒群中，不論來自各行各業，如：農民、工人、專業人士、知識份子，和神職人員都出現模範公民。

中國社會目前的情況，似乎是人人飽享三餐、街上沒有無家可歸的流浪兒，老人亦有安頓之所，這一切都給巴西的訪客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巴西，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貧苦大眾，一千五百萬的兒童是棄孩，七千萬人民無餬口之糧。此外，我個人對中國天主教會，印象頗佳。我們曾聽到司鐸、會士和教友因信仰而被囚，但他們並沒有心懷怨恨；對那些使他們受苦的人，慷慨寬恕。參與彌撒的信徒絡繹不絕，雖然禮儀以脫利騰時代的古老方式進行。我們看到約有四百位修生和一些女青年願意獻身事主。在中共建國以來的三十至四十年間，宗教所受到的挫磨，真是無法想像。我感到今日的中國教會實在是一個奇蹟，只有天主才能成就這樣的事。